

已拼此身填恨海，愁城何日破重圍

——試析秋瑾之恨海與愁城

林桂香

民國前五年（公元一九〇七年）六月初五日，鑑湖女俠秋瑾在滿人貴福酷刑逼供下，運用全身最後一絲力量，潦草寫下著名之絕命詞：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。翌日，即壯烈成仁，當時年僅三十三歲。

邇來，閱讀王璦女士編纂之秋瑾女俠遺集，讀其書，想見其襟懷，亦為之忻慕歎息不已，所謂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，不堪憂愁者，正是女俠一 lifetime 之寫照，而憂愁二字於其遺集中亦屢見不鮮，如：

「已拼此身填恨海，愁城何日破重圍」（季芝姊以詩相慰次韻答之）

「年來自笑無他事，纏繞愁魔更病魔」（寄季芝）

「錦鱗杳杳雁沉沉，無限愁懷獨擁衾」（寄東理妹）

「愁城十丈堅難破，清酒三杯醉不辭」（獨對次清明韻）

「拼却疎慵愁裏度，那禁綉線鏡中看」（乍別憶家）

「羅襟淚漬凝紅血，算者番愁情恨緒，重重堆積，月滿西樓誰伴我？祇有簫聲怨咽」（金縷曲）

秋瑾之恨海愁城中，實多身世之感，欲明其中緣由，宜先讀其生平傳略，謹錄徐自華所撰秋瑾女俠墓表：

君諱瑾，字璦卿，又字競雄，自號鑑湖女俠，越之山陰人也。家世仕宦，少長閩中，復隨父湖、湘，適湘鄉王氏。

生平慷慨明決，意氣自雄，讀書敏悟，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。尤好劍俠傳。慕朱家郭解為人。豐貌英爽，爛於辭令，高譚雄辯，驚其座人。自以與時多忤，居常輒逃於酒，然沉酣以往，不覺悲歌擊節，拂劍起舞，氣復壯甚。值庚子變亂，時事益亟，君居京師見之，獨慨然曰：「人生處世，當匡濟艱危，以吐抱負，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？」

泊甲辰夏，乃東渡海赴日本肄業，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，而已為之長。譽日鵲起，東國留學慕名者衆，每際大會，輒以君一得蒞臨為榮。而君亦瑰奇磊落，往會則樞衣登壇，多所陳說。其詞悲感激切，盪人心魂，人之聞者，未嘗不泣數行下，而襟袖為之漬也。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，從之遊者莫不嘆服。

居東二歲，而取締事起，學子騷然。君以外權之橫，不忍獨留，亦專同志拂衣歸。歸益引女學為己任，提倡不遺餘力。主講蕩溪學校，教育彌至。有吳生者，艱於資，將中輟，君深慨之，挈往上海，俾成業焉。因留辦中國女報，編纂益力，且日冒風雪走求援助，栖栖不以為苦。烏摩！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。以母喪，乃暫還越，後乃往來吳越間。

至丁未五月，皖中事起，而君方自滬歸，居大通學堂。大通者，徐錫麟所興創，而君素贊成之者。故浙大吏謂君同黨，逮殺之，時六月六日也。年僅三十有三。烏摩！慘矣！

迹其行事，不拘小節，放縱自豪，喜酒，喜劍，若不可繩以禮法，然其本衷殊甚端謹。在稠人廣座，議論鋒發，志節矯然，人輒畏重之，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。雖愛自由，而範圍道德，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。徒以鋒稜未斂，畏忌者半，烏摩！此君之所以死歟？舊生子女各一，今在湘中。

本文擬依秋瑾女俠遺集，就其作品試為條分縷析，以探究秋瑾之愁情恨緒，如何重重堆積？

壹、昨夜風風雨雨秋，秋風秋露盡含愁

歐陽修以為：「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」。秋瑾雖為一代女俠，胸懷瑰奇磊落，但觀其遺集，亦頗不乏感

月吟風之作，如：詠白梅、紅蓮、春柳、水仙花、白蓮、秋海棠、杜鵑花、芍藥、桃花、蘭花等，她說：「余生有花癖，對此日裴迴」。秋瑾本具情痴，在縱放自豪之外，亦自有其浪漫而細膩的情思，善感多情的個性，使她對時序之變遷與四時風物的不同，亦極為敏感，如：風雨口號、重陽誌感、秋雨、春暮口號、秋聲、獨對次清明韻、羅敷媚（春）、減字木蘭花（夏）、玉交枝（秋）、更漏子（冬）、浪淘沙（秋夜）；等作品，皆能表現這種敏感而豐富之情思。

雖是風花雪月，但也並非為賦新詞強說愁，此類作品其實皆有所寄託，如昭君怨、重陽誌感所云，秋瑾所以於風雨重陽之際，獨上高樓一舉觴，實起於無端身世茫茫興感，於是而不堪聽殘雨聲聲，只有情切切、拍危欄，徒恨回天無力，壯志難酬。

至於詠花之作，亦多見秋瑾風格高標之自況，如：

「鐵骨霜姿有傲衷，不逢彭澤志徒雄，天桃枉自多含妒，爭奈黃花耐晚風。」（梅）

「仙人綉袂倚重門，笑擲明珠幻架魂，淡到羅浮忘色相，謫來塵世具靈根。洛妃玉骨風前影，倩女冰姿月下痕，獨立自憐標格異，肯因容易便承恩。」（白梅）

「本是瑤臺第一枝，謫來塵世具芳姿，如何不遇林和靖，飄泊天涯更水涯。」（梅十章之一）

「舉世競言紅紫好，綉衣素袂豈相宜，天涯淪落無人惜，憔悴欺霜傲雪姿。」（梅十章之三）

「冰姿不怕雪霜侵，羞傍瓊樓傍古岑，標格原因獨立好，肯教富貴負初心。」（梅十章之十）

貳、往事愁回首，最是相思攔不住

轉燭飄蓬一夢歸，欲尋舊事恨人非，感月吟風之外，秋瑾之愁亦來自於天倫乖隔，及與好友之死生契濶。分述如左：
(一) 思念父母手足

「憶昔椿萱同茂日，登堂喜舞萊衣，而今風木動哀思，音容悲已渺，猶記抱兒時，南望白雲親舍在，故鄉回首淚淒淒，暮萊堂上微潸辭，弟昆分兩地，愁讀夢莪詩。」（臨江仙）

「愁見簾頭月影圓，思親空剩淚潸潸，唧泥有恨難填海，煉石無才莫補天，湘水蒸雲紫舊鹿，碧山紅樹噪新蟬，十分惆悵三分恨，往事思量祇自憐。」（見月）

「百結愁腸鬱不開，此生惆悵異鄉來，思親堂上茶初捧，憶妹窗前句乍裁，對菊難逢元亮酒，登樓愧乏仲宣才，良時佳節成辜負，舊日歡場半是苔。」（九日感賦）

□懷念朋友知交

「楊柳枝頭飛絮稠，那堪分袂此高樓，蘭干十二雲如疊，程路三千水自流，未免有情烟樹黯，相留無計落花愁，送君南浦銷魂處，一夜東風促客舟。」（送別）

「回首粧臺遺響沉，舊遊景物怕重尋，人何曾在簾猶掛，花正開時草尚深，素燭雙添今昔感，東風一片別離心，欄干敲遍紗窗下，鸚鵡無言淚滿襟。」（重過女伴芷香居，時芷香已作古人矣）。

叁、道蘊清芬憐作女，木蘭豪俠未終男

依女俠墓表所云，秋瑾一生之志業，主要在救亡圖存及提倡女學。她深慨於當時女子地位之等同牛馬，生機太窄，因而奔走呼號，希望啓迪婦女智慧，並創辦中國女報，其發刊辭云：

「世間有最悽慘最危險之二字，曰：黑闇。黑闇則無是非，無聞見，無一切人間世應有之思想行爲等等。黑闇界悽慘之狀態，蓋有萬千不可思議之危險，危險而不知其危險，是乃真危險；危險而不知其危險，是乃大黑闇。黑暗也危險也，處身其間者，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歟！然而沈沈黑獄，萬象不有，雖有慧者，莫措其手，吾若置身危險生涯，施大法力，吾毋寧脫身黑闇世界，放大光明，一盞神燈，導無量衆生，盡登彼岸，不亦大慈悲耶？夫含生負氣，孰不樂生而惡死，趨吉而避凶？而所以陷危險而不顧者，非不顧也，不之知也。苟醒其沈醉，使驚心萬狀之危險，則人自爲計，寧不勝於我爲人計耶？否則雖覆遍萬斛楊枝水，吾知其不能盡度世人也。然則曷一念我中國之黑闇何如？我中國前途之危險何如？我中國女界之黑闇更何如？我女界前途之危險更何如？予念及此，予悄然悲，予撫

然起。予乃奔走呼號於我同胞諸姊妹，於是而有中國女報之設。」
在詩詞中，秋瑾亦時有悲慨豪壯之語，欲為中國女子開拓一新境界。如：

滿江紅

小住京華，早又是中秋佳節。爲籬下黃花開遍，秋容如拭，四面蕭殘終破楚，八年風味徒思浙。苦將儂，強派作蛾眉，殊未屑。身不得，男兒列，心却比，男兒烈！平生肝膽，因人常熱。俗子胸襟誰識我？英雄末路當磨折，莽紅塵，何處覓知音？青衫濕。

踏莎行

陶荻

對影喃喃，書空咄咄，非關病酒與傷別，愁城一座築心頭，此情沒個人堪說。志量徒雄，生機太窄，襟懷枉自多豪俠。擬將厄運問天公，娥眉遭忌同詞客。

滿江紅

飢饉塵寰，問幾個男兒英哲？算只有，蛾首隊裏，時聞傑出，良玉助名襟上淚，雲英事業心頭血，醉摩挲長劍作龍吟，聲悲咽。自由香，常思燕，家國恨，何時雪？勸吾儕今日，各宜努力，振拔須思安種類，繁華莫但誇衣袂，算弓鞋，三寸太無爲，宜改革。

勉女權

吾輩愛自由，勉勵自由一杯酒。男女平權天賦就，豈甘居牛後？願奮然自拔，一洗從前羞耻垢，若安作阿儂，恢復江山勞素手。舊習最堪羞，女子竟同牛馬偶。曙光新放文明候，獨立占頭籌，願奴隸根除，智識學問歷練就，責任上肩頭，國民女傑期無負。

杞人憂

幽巡烽火幾時收，聞道中洋戰未休，漆室空懷憂國恨，難將巾幗易兜鍪。

肆、肯使江山付劫灰，濁酒不銷憂國淚

滿清末造，內憂外患，交相逼迫，生靈塗炭，民族命脈亦亟其危殆。秋瑾本具俠骨熱血，豈能坐視？於是以其悲憤之情，發為慷慨悲歌，如：歎中國、同胞苦等詩歌，誓言：「我今必必興師，掃蕩毒霧見青天，手提自刃竟民賊，捨身救民是聖賢」，「幾番回首京華望，亡國悲歌淚涕多」，「炎帝世系傷中絕，茫茫國恨何時雪？世無平權祇強權，話到興亡戰欲裂」。到此時，公理難恃，只有依恃赤鐵，秋瑾一生喜酒、喜劍，緣由於此，故其遺集中頗不乏詠刀劍之歌，如：寶刀歌、寶劍歌，日本鈴木文學士寶刀歌、劍歌……等，辭多意氣昂揚，悲歌當哭，實足以表現一代女俠之烈烈英風，舉「失題」詩如下：

「萬里乘風去復來，隻身東海挾春雷。忍看圖書移顏色，肯使江山付劫灰，濁酒不銷憂國淚，救時應仗出羣才。拼將十萬頭顱血，須把乾坤力挽回。」

伍、老我韶華春不管，妒人風雨愁將絕

如前所云，俠骨前生悔寄身的秋瑾女俠，本是個情思細膩，善感多情的人，對於人世，她有著滿懷熱愛，傾慕郭解之流，只可惜「一身不得，男兒列」，「志量徒雄，生機太窄，襟懷枉自多豪俠」。她早年嫁予王廷鈞，然而「俗子胸襟誰識我？」王廷鈞只戀慕功名，與秋瑾之胸懷磊落，實不相侔，閨房因此失和。而面對著整個國家社會時，秋瑾又以其聰敏之心性，意識到前途之危殆，在滔滔濁世，惛惛汶汶之狀態中，秋瑾持其清明獨醒之身心，又如何能不倍感孤寂呢？且看「申江題壁」及「如此江山」二作：

「一輪航海又南歸，小住吳淞願竟違。馬足車塵知己少，繁弦急管正聲希。幾曾涕淚傷時局，但逐豪華鬧舞衣，滿眼俗氛憂未已，江河日下世情非。」

「蕭齊女吟愁賦，瀟瀟滴瀟刺雨。知己難逢，年光似瞬，雙鬢飄零如許，愁情怕訴。算日暮窮途，此身獨苦，世界

淒涼，可憐生個淒涼女。曰歸也歸何處，猛回頭，祖國肝腸如故。外侮侵陵，內容腐敗，沒個英雄作主。天乎太替！看如此江山，忍歸胡虜？豆剖瓜分，都爲我故土。」

除了憂世憂國而來的寂寞悲哀外，秋瑾亦歎息著知音難尋，她詠歎謝道韞之未遇良人，其實也是自傷身世，詩云：

「詠絮辭何敏，清才掃俗氛，可憐謝道韞，不嫁鮑參軍。」

在詠琴及詠琴誌感中，亦多期盼知音之意：

「手抱綠綺來，七絃發清響，但恐所好殊，不遇知音賞。」

「泠泠七絃琴，所思在翠岑，成連奮逸響，中散嘆銷沉，世俗惟趨利，人誰是賞音，若無子期耳，總負伯牙心。」

秋瑾爲革命事業奔走，天涯羈旅，終不免飄泊伶仃之歎：

感時
二首

忍把光陰付逝波，這般身世奈愁何？楚囚相對無聊極，樽酒悲歌淚涕多。祖國河山賴入夢，中原名士執揮戈？雄心壯志銷難盡，惹得旁人笑熱魔。

煉石無方乞女媧，白駒過隙感韶華。瓜分慘禍依眉睫，呼告徒勞費齒牙，祖國陸沉人有責，天涯飄泊我無家。一腔熱血回首，腸斷難爲五月花。

東某君

三首

飄泊天涯無限感，有生如此復何數？傷心鐵鑄九州錯，棘手棋爭一着難。大好江山供醉夢，催人歲月易溫寒，陸沉危局憑誰挽？莫向東風倚斷欄。

危局如斯百感生，論文撫案淚縱橫，蒼天有意磨英骨，青眼何人識使君？嘆息風雲多變幻，存亡家國總關情，英雄英雄飄零慣，惆悵龍泉夜夜鳴。

河山觸目盡生哀，太息神州幾霸才？牧馬久驚侵禹域，螭龍無術起風雷。頭顱肯使閑中老，祖國寧甘劫後灰？無限傷心家國恨，長歌慷慨莫徘徊。

失題

祖國沈淪感不禁，聞來海外竟知音，金甌已缺總須補，爲國犧牲敢惜身？不嗟險阻嘆飄零，關山萬里作雄行，休言女子非美物，夜夜龍泉壁上鳴。

「飄蓬經已慣，感慨本紛紜」，眼見國事日非，而光陰易逝，秋瑾的心情是焦急且憤懣的——「老我韶華春不管，妒人風雨愁將絕，問青天，缺月可常圓？空啼血。」（滿江紅）

陸、蒼生紛痛哭、吾道例窮愁

如上所述，秋瑾具有詩人善感多愁及悲天憫人的氣質，加上時代環境的影響，因此，無論面對大自然或人間世，皆令秋瑾興發無限的感慨，發爲詩歌，亦自然動人。雖然，憂愁悲苦是秋瑾詩歌作品的主题，但她能超越個人的小悲小苦，而顧及群體的命運與前途，毅然背負起大我的窮厄困苦，在「寄徐伯蓀」一詩中，頗能表現這種情懷。

「十日九不出，無端一雨秋，蒼生紛痛哭，吾道例窮愁。」

在悲苦之中，秋瑾又能灑落筆端，化爲豪俠亢爽之氣，譬如「對酒」一詩：

「不惜千金買寶刀，貂裘換酒也堪豪，一腔熱血動珍重，灑去猶能化碧濤。」

細讀女俠遺集，每每爲其慷慨悲歌而動容，而慷慨悲歌之所以能風格獨標，或許正源於蘆湖女俠的俠骨詩心吧！筆者因教學所需，研讀秋瑾作品，有感於此「俠骨詩心」正是成就秋瑾詩藝特質之原動力，乃援筆成篇。其間或才力有未逮處，粗疏難免，尙祈大雅君子賜教焉。至於資料之蒐集，實有賴於校長之鼎力相助，謹此誌謝！